

一场由漫画引发的刺杀案

瑞典一名漫画家的恶作剧，引出一场针对他的跨国界刺杀阴谋。

加之出现在伊拉克、巴基斯坦的自杀式袭击，莫斯科地铁的爆炸，我们难免要问：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预言真的在应验吗？“文明的冲突”——文化和宗教的冲突

真的是造成世界范围内纷争的主要原因吗？冲突到底是怎么产生、又到底有没有办法化解呢？

■ 采访/撰稿：贾士麟 整理：陈建、杨艺



由于荷兰导演迪奥·凡·高被杀害，荷兰一所伊斯兰小学遭到袭击，此后当地居民在校外手举标语牌：“我们一起反对极端主义。”

在瑞典，漫画家拉什·威尔克斯(Lars Vilks)每天都生活在警方的保护之下，睡觉前还要在床边摆上一把斧子。

威尔克斯的紧张忧虑，是因为他头上悬着一张暗杀令。2010年3月，七位爱尔兰居民（包括一位美国公民）就因涉嫌参与谋划刺杀他而被捕。同一天，人们才发现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宾夕法尼亚，一位46岁的白人妇女柯林·拉罗斯(Colleen LaRose)去年10月就因涉嫌“为针对瑞典漫画家的刺杀预谋提供物质支持并招募人手”而被捕。

这越洋的人命追捕，源于一个恶作剧。2006年，威尔克斯画了3张关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把穆罕默德画成了“人头狗”。这幅漫画遭到了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和约旦政府的谴责，全球最大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OIC)要求瑞典政府惩罚威尔克斯。一个与“基地”组织相关的组织“伊拉克伊斯兰国家”发布暗杀令，悬赏15万美元要他的性命。这样的暗杀令从来不是空洞的威胁。2004年，荷兰导演迪奥·凡·高就因为其挑衅伊斯兰教的电影《屈服》而被当街射杀并割断

脖子，即使他死前向杀手高喊“发发慈悲”。凡·高在电影中暗示：《古兰经》教导男人迫害女人。而1989年因小说《撒旦的诗篇》同样遭到伊斯兰组织暗杀威胁的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过了10年的隐居生活，迄今仍偶尔需要东躲西藏。

两个“本土恐怖主义者”的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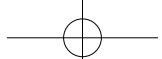
作为近年来唯一在美国本土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的美国女性，柯林·拉罗斯应该是所谓“本土恐怖主义”的一个范例。

什么是“本土恐怖主义”？关于这个词争议颇多，但很难否认它的现实意义。“本土恐怖主义者(homegrown terrorist)袭击纽约市或其他美国城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越来越高。”2007年，纽约市副警长理查德·福肯瑞斯对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作证说。

走在宾夕法尼亚的大街上，拉罗斯看起来和任何一个白人中年妇女没什么不同，但在互联网上，她却有个特别的名字“Jihad Jane(圣战贞德)”。她成长于小布什的老家

得克萨斯，16岁即从高中辍学，把青春辗转消耗在得克萨斯的小镇之间。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她于5年前随新男友搬到了东海岸富庶的宾夕法尼亚居住。她没有工作，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家中上网——无聊到尝试过一次自杀，总算把伊斯兰教当作了寄托，却从来没去过清真寺。

“我实在是太无聊了，我想尖叫！”拉罗斯在网上发帖说。于是，她在网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圣战者”。“你有美国护照，可以在世界畅行无阻。”一位网友提醒道。瑞典漫画家拉什·威尔克斯成为了他们的目标。拉罗斯裹起行囊，偷了男友的护照提供给同伙，就踏上了她的欧洲“圣战”之旅，顺道游览了英国、荷兰和爱尔兰。不过她没去瑞典，就飞回了美国，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国际机场一落地，早已等候多时的FBI(联邦调查局)特工当场把她抓获。5个月后，她的网友在爱尔兰被一网打尽，被抓获的四男三女中，包括了一名被拉罗斯从网上鼓弄过去、来自美国科罗拉多的妇女，其余的则都是在爱尔兰的穆斯林移民。比拉罗斯更扑朔迷离的一个“本土恐怖主义”分子，是被美国媒体称为“基地夫人”的阿菲娅·西迪基博士(Dr.Aafia Siddiqui)。她出身



于巴基斯坦中产阶级家庭，从美国鼎鼎大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生物系学士学位，于布兰迪斯大学获得了神经科学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她和另一位来自巴基斯坦富裕家庭的留学生组成了家庭，并在博士毕业后成为家庭主妇。

“9·11”事件后，备感巴基斯坦移民在美国生活的艰辛，夫妇两人回到了巴基斯坦。据亲友转述，西迪基博士在这段时间里宗教信仰趋向极端化，也最终导致她在巴基斯坦婚姻破裂。

2003年，西迪基博士出现在美国公布的全球通缉名单中，罪名中包括涉嫌在西非利比亚参与血钻交易，为“基地”组织牟取资金。2008年，西迪基博士在巴基斯坦被捕，并移送美国军方。2010年2月3日，美国纽约地区法院宣判西迪基博士有罪，不过对她的指控却并没有出现“恐怖主义”的字眼，而是“企图谋杀美国情报官员”。西迪基博士面临的将是最短30年、最长终身监禁的牢狱生活。

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旁听、观察了整个庭审过程。该组织的亚太区主任库马尔（T.Kumar）在接受《周末画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对此还没有结论。”当被问及相比其他罪犯，“恐怖主义”罪犯是否被量刑过重时，库马尔说：“他们（指美国）这里有特殊的法律，但我们认为，相关案件的审判应该在民事法庭中进行，审判程序非常重要，而不是以类似军事法庭的形式进行。”

美国卡托研究院的刑事司法专家蒂姆·林奇（Tim Lynch）对此回应说：“我们（指美国）已经有足够的法律来制裁任何形式的恐怖、暴力、伤害犯罪，但定义恐怖犯罪的时候，我们学术界一般定义为有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

显然，“本土恐怖主义”虽然字面上看指的应该是本国公民有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在这个时期的西方国家，尤其指的是在本国生长、信仰伊斯兰教的公民有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但却因为其难以定义，还没有进入法律、成为一项被认可的法律罪名。

精英的空虚，移民的不满

为什么一个堂堂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会因为宗教的原因，变成“基地夫人”？已经转化为虔诚伊斯兰教信徒的美国记者史蒂芬·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告诉《周末画报》记者：“‘极端主义’、‘基本教义派’都不是从贫穷的底层民众中发展出来的，而恰恰发源于精英。”首先，这些“极端”精英一般都接受了高等的科学和职业教育，成为医生、工程师，但在这些行业中，宗教却没有地位，使得他们对宗教产生了独特的思念情感。但是他们往往寻求极端的伊斯兰，“因为极端伊斯兰教简单易行，”施瓦茨解释，“加入传统的伊斯兰社区的话，要花很多时间祈祷、学习伊斯兰教经典。而如果你加入极端的伊斯兰活动，那么你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去打败任何和自己信仰不同的人……而由于他们的专业教育中宗教、传统文化的缺失，所以他们对宗教的需求非常强烈。”随便翻一下“基地”组织头目的教育背景，就足以证明施瓦茨所言非虚：本·拉丹大学时的专业是土木工程，而其家族在沙特的发迹正是源自

在建筑业的成功；神秘的二号人物扎瓦赫里则是开罗大学的医学硕士毕业生；“9·11”袭击的另一主要策划者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农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生。

关于威尔克斯的漫画风波，挪威智库克里斯·米歇尔森研究所的伊斯兰教历史研究专家安·苏菲·罗奥（Ann Sophie Roald）教授对《周末画报》记者解释：“这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本质上是政治的冲突，是穆斯林和西方世界在巴勒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种种政治冲突的积累，也是欧洲伊斯兰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民族认同的纠纷。”

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加在一起，约为3800万，占欧洲总人口的5%（与之对比，中国的穆斯林人口约2200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6%）。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包括法国、英国、丹麦在内的一系列欧洲民族国家的最大少数宗教。在法国，移民的失业率是本来就高的法国总体失业率的两倍。而就在2009年11月，瑞士通过了全民公决，禁止国内清真寺修建新的宣礼塔。显然，这只能让穆斯林移民在情感和生活上更加远离主流社会。

“选择‘极端伊斯兰’的那些所谓的精英，并不能代表欧美庞大的伊斯兰移民群体及其后代，但是这个群体确实面临融入欧美主流社会的问题。”

漫画风波中，另一个核心政治问题就是穆斯林社会和西方社会在言论自由上的分歧。罗奥教授认为，穆斯林移民多数来自于前现代化的国家，而目前很多阿拉伯国家正好处于宗教和现代化之间的一个真空期。“伊斯兰教是特别反对暴力的，但是很多人接触不到自己的宗教。比如沙特是伊斯兰教国家，有些宗教学者能够进入沙特的大学，但有些真正研究伊斯兰教哲学的学者却在监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社会学副教授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博士提醒道。前现代化国家的意识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开放环境形成极大的反差，漫画风波正是在这样的反差下产生。

“伊斯兰恐惧症”

在媒体上最显眼的，是穆斯林极端群体的暴力行为，然而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排斥，却很少被人们发现。

Islamophobia（伊斯兰恐惧症）是英语中只有二三十年历史的一个新词，意思是最简单直接的刻板印象，理解所有伊斯兰教信仰者。如施瓦茨所描述，在美国“穆斯林的形象往往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人们只知道他们工作、赚钱、买房，仅此而已”。很少人知道《古兰经》中有“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这样和平主义的主张。根据美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做的一份调查，受访美国人中只有40%认为《古兰经》不容许暴力。而根据康奈尔大学在2004年做的一份调查，有47%的受访美国人认为，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鼓励暴力。

但是，伊斯兰教其实是反对暴力的。“奥斯曼帝国是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它当时控制了亚非欧三大块大陆长达几百年，在这几百年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无论是巴尔干半岛、中东地区还是北非。”阿布都热西提说。

曾在巴尔干地区工作的《旧金山纪事报》记者施瓦茨，看到了最淳朴的穆斯林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努力奋斗。他之后转化成了伊斯兰信徒，在美国和欧洲建立了伊斯兰教多元化中心，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区沟通。登录伊斯兰多元化中心的网站，首页上显示的是对伊朗反抗独裁的烈士的祝福。

在美国，根据2006年CBS的一次民调，只有19%的受访者对伊斯兰教抱有好感，相比之下，对新教和天主教的好感度高达58%和48%，即便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也获得了31%的好感度。对于媒体中大幅度集中地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负面报道，施瓦茨说：“记者并不被要求成为专家。问题是，当记者要报道伊斯兰教的时候，他们就去找这批极端组织，获得答案，也不对回答提出质疑。”

今天，全球约70亿人口中有15亿穆斯林，他们住在伦敦、纽约、北京这样人头攒动的大都市，也住在印度尼

西亚、孟加拉的人口密集的农村，还有巴尔干地区以及阿富汗、伊拉克。但是，许多人却毫不了解穆斯林社会。而在“9·11”之后，很多人看来，暴力几乎成为了伊斯兰的代名词。其实，伊斯兰教社会里的某些暴力行为，并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宗教本应在现代社会里退出法律地位、而法律又尚未发展健全的结果。阿布都热西提教授说：“宗教在中亚地区是当地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说，按照伊斯兰教义，偷盗是不允许的，偷东西的那只手是要被砍掉的。但是，当宗教活动被限制了，没有另外的（行为规范）足以取代它的东西填补进去。这种无法填补的空白，导致上万名青少年的越轨行为。”

对于外界对伊斯兰群体的误解和漠视，阿布都热西提教授痛心疾首：“仅凭短暂的表面的观察，是根本无法了解一个民族的。只有你们生活在一起，了解对方的语言，相互沟通，才可能去了解，这时你才能发表观点。有很多研究少数族群的学者，他们听不懂一句少数族群的语言。他判断这个民族的文化、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片面的，这种观点导致不满情绪。到关键时刻，这种不满情绪会爆发出来。而极端主义的原因是什么？不平等、被剥削。很多无辜的人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而被利用。谁在利用、指挥这些无辜的人呢？这是最重要的。”

显然，在全球范围内，非穆斯林群体与穆斯林之间的理解和互相尊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也是必需的过程，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科罗拉多人克里斯汀·莫特在家中哭诉，她的女儿拉米雷斯因谋杀瑞典漫画家被捕



今年3月，威尔克斯走在斯德哥尔摩街头



威尔克斯的漫画在巴基斯坦引起众怒，图为抗议者焚烧代表瑞典首相的人偶